

第三十二章 非凡号

天气阴沉，灰云在距离黄浦江面不高的地方堆积游荡，渐渐漂下细小的雨珠，织成一张潮溼溼的大网，罩在外滩码头上，将这个1875年4月6日的上午，浸得淋漓湿透。在虹口这一段靠近苏州河的黄浦江北岸边，码头，船坞林立。最东面的是宝顺洋行所建的上海黄浦江上第一个近代轮船码头，这个码头在宝顺洋行破产后转卖给德华银行。宝顺码头的西边是耶松铁厂所建的耶松码头，一年多前卖给上海轮船招商局，现在改名为招商局码头。招商局码头的西边，依次是虹口码头，同孚码头，海关码头，顺泰码头，伯维船坞，旗记码头，旗记船坞，仪和码头。和汇源码头。其中顺泰，同孚，虹口，和仪和码头都属于仪和洋行旗下的公和祥码头公司所有。仪和洋行虽然只做海运，但是它拥有的几个码头，向来往于长江的别家公司的轮船开放。

最西边的仪和码头上，细雨将运送煤炭时掉落在地面的煤屑拌成滑溜溜的黑糊，脚踩下去便形成一个粘乎乎脚印。但是，无论天气多么糟糕，脚下行走多么不方便，码头过道上照样挤满人，堆满私人行李和商家货物。杂乱的喧闹声浪压倒绵绵雨势，在准备登上赴长江中游的江轮的旅客头上，在等候迎接即将到来的海轮的接客头上，飘来荡去。

和等待江轮的旅客一起发声的是那些属于旅客行李的鲜活家禽，黄头白身的鹅鸭，怒发冲冠的公鸡母鸡，从禁锢它们的笼子的一层层格子伸出头来，朝过往的人群发出叽叽嘎嘎的叫声，不知是表达兴奋还是惊慌。家禽的笼子堆里，偶尔夹杂着一两头关在木栅里的幼猪，叽哩咕噜地喘气，发出馊菜般的味道，和一些旅客身上的酒气混在一齐，送到空气中去。

一辆装饰得很漂亮的双驾马车停在等候海轮的接客群后面。坐在车厢里的是艾玛和

托玛斯牧师的妻子伊琳娜。托玛斯牧师押送教会捐赠的救灾物资去华北，今天搭乘仪和洋行的海轮“非凡号”从烟台回到上海，伊琳娜请艾玛帮忙来码头接丈夫，因为牧师家的马车不够大，装不下托玛斯牧师说好要从烟台带来一批韦廉臣牧师出版的传教刊物。

艾玛去年又添了一个女儿。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身材没有走样。今天，她身穿春天的套装，衣服领子是意大利佛罗伦莎的蕾丝花边钩成，上面装饰着鸵鸟毛；头上戴着一顶藏青色的软边帽，帽子下那对蓝色眼睛像湖泊一样明澈。

牧师夫人伊琳娜穿一件浅绿色绣花的米黄上装，领口和腰带都是浅绿色的。她的宽边帽很深，上面装饰着勿忘我花的刺绣。她对即将见到出门三个月的丈夫显得很兴奋。

她们正在谈论对方丈夫的工作，双方孩子的健康和启蒙读书，以及牧师全家即将回英国度假的旅行准备。一阵男人的争辩声从车厢外传来，打断了她们的谈话。艾玛从车厢的窗户探出头去，看到一个精瘦的华人男子和一个衣着华丽的肥胖华人老头，一边争论，一边走来。

"你为什么这样做？"瘦男子厉声问。

"哪家付得多，我就运哪家的货，这是生意经。"胖老头模棱两可的回答。

"是我先说好的，‘福青号’包给我运白布，你怎么可以临时变卦？"

"你的白布每十匹付三钱银子运费，别人付五钱银子运费，外加每匹布让我分一成利润，这么好的生意，论到你，你会不做？"

"我们事先签过合同的，算不算数？"

"算数。我按照合同赔你银子，可以了吧？"

"不行，我要去会审公廨告你！"

"你开个数。"

"这批白布，你按原价从我手里买下来。"

"太贵了。"

"你把我坑惨了，同治皇帝的大丧已过，现在谁还要我手里的白布？"

"这是生意经。"

"你是贼！"

"我加倍赔你运费，再多没有。你去告我好了，会审公廨判下来也不过如此。"

"要么这样，你这次加倍赔我运费，下次我再包'福青号'的时候，运费你给我打八五折，差一毛钱也不行。"

"不，下次打九五折。"

"九折。"

"成交。下午请到招商局码头我的写字间来签约。我还有事，失陪。"

胖老头向瘦子双手作揖后，转身走入码头边的人堆。从他们的言辞交锋里，艾玛连听带猜，约略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瘦汉是棉布商，胖老头是船运商。三个月前，大清同治皇帝去世，朝廷下令全国举哀，一时间办丧事需要的白布身价百倍。瘦汉同胖老头订好运白布的合同，胖老头贪度分享利润违约改运其他商人的白布，导致瘦汉手里的白布没有及时卖出去，损失惨重，所以来找胖老头理论。最后，两人达成不去会审公廨打官司的庭外和解。

这时，雨停了。艾玛想下车走走，舒展一下四肢，她打开车厢的门，刚要跨出去，却被伊琳娜拦住了，"艾玛，我们等地面干了再出去。"

"也是，"艾玛缩回身子，原处坐下。

"高易律师最近忙吗？"

"乔治他还是很少回来吃晚饭，再这样下去，恐怕亚力克斯和凯莉都要不认得他这个爸爸了。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当初叫乔治跳槽离开江海关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人是很难满足的动物，当初在江海关上班，我们向往开业律师赚钱。现在，钱赚到了，反过来羡慕江海关的清闲。幸亏，乔治的律师事务所里现在雇了两个能干的律师帮办，不然

的话，乔治现在是工部局董事会董事，既要当律师，又要忙工部局的事情，身体迟早会累垮，这是我最担心的。”

“不用担心。托玛斯常跟我说‘有人以为这日比那日强，但也有人以为日日都一样；各人对自己的心思应坚信不疑才好。’罗马书14节就是这麽说的。看看人家大清皇太后，年纪那么轻当了寡妇，现在又失去唯一的儿子，跟她比，我们都是幸福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这话我爱听。回国的旅行准备得怎样了，伊琳娜？”

“有太多的礼品要买，有太多的衣服要整理，萝拉还小，帮不上忙。我是每天晚上送萝拉上床睡觉后，才开始整理行李。”

“这样不行，‘非凡号’今天到达上海，12天后就要启程回英国，你会来不及的。这样好了，明天我差阿芳来你家帮忙整理。。。”

笃笃，有人敲车厢的门，打断艾玛她们的谈话。

艾玛打开门，发现是刚才跟瘦汉争辩的那个衣着华丽的胖老头站在车门外。

“高太太吗？鄙人景八。这位想必是牧师太太？您们好，”景八爷脱帽向车上的两位洋妇人鞠躬。他握着帽子的手青筋毕露，碧绿的翡翠班指和纯金做的小手指甲套显得特别扎眼。

艾玛想起丈夫曾经向自己提到过镇江船运公司老板景八爷这个人，他的公司不是已经并入轮船招商局了吗？自己坐在高高的马车厢里，据高临下，往下向他讲话，有点不够礼貌。艾玛拉着伊琳娜站起来，向景八爷弯曲上身行礼，然后重新坐下。

“请问景先生有什么事情？”

“我是来恭候托玛斯牧师的。12天后，托玛斯牧师就要带我孙子坐‘非凡号’去英国留学，这件事是高大人和高太太您拉的线，我还没有道谢呢。我来码头，就是要向托玛斯牧师大人请安，请示出国前12天，我孙子还有什么事情要准备。”

"他的辫子剪了吗？" 伊琳娜问。

"还没有。今天晚上我带孙子回镇江，到祠堂给祖宗烧香磕头后剪辫子。然后，回上海，赶上‘非凡号’。”

"他的行李呢？"

"备好了，14只箱子，两个仆人。。。"

"船----来----啦！船----来----啦！" 有人高声喊叫，打断艾玛三人的交谈。

这时，仪和码头上等候海轮的接客群，像几百头拍翅待飞的鸟那样出现一片骚动。接客们互相推搡，人人挺直身子，有的踮起脚尖，有的兴奋地唛叨"快看！快看！"，一齐向码头的左边看去。

约莫一里外的江面上，一艘钢架铁骨的高大蒸汽船缓缓驶来，三楼高的舰桥在漆成白色的甲板上面射出浅黄色的灯光。两筒30米高的烟囱，其中一个正在吐出白烟。形成锐利角度的船尖劈开黄浊的江水，溅起白色浪花。50米高的五根桅杆上挂满信号旗。码头上的接客们发出一片鼓掌声，欢呼声。

艾玛和伊琳娜走出马车，景八爷在前面引路，三个人一齐融入人群。这时他们遇到“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的总买办艾伦带着他的食品补给板车队也在等待海轮的到来。

1500吨的"非凡号"渐渐驶近码头，烟囱里的白烟由浓变细，已经能清楚地听到船的螺旋推进器在水面下仆哧仆哧的推进声。第一根桅杆顶端的旗帜清楚地展现在人群面前：一面倒挂的绣有苏格兰国花的仪和行徽徽旗。这不是报丧信号吗？人群里掀起一片焦虑不安的情绪，取代了刚才的兴奋激动，声音安静下来，好像大家都突然屏住呼吸。大清国悼念同治皇帝去世的国丧已经在两个月前结束，在这个时候"非凡号"上挂倒旗，绝对是报告船上刚刚发生的丧事。

短暂的安静迅速被互相打听的声音所取代，人人想知道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猜测这种不幸跟自己来迎接的船客有无关联。

“非凡号”终于靠岸，这时人们注意到甲板上右侧的栏杆有好几处折断，栏杆下深蓝色的油漆有好几处刮破，露出里面赭红色的底漆，和白色的甲板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名水手向岸上挥动红十字旗，于此同时两名水手和码头上的工人一齐向岸上架稳上下船用的吊梯。人群不顾粘糊的煤屑地面，哗地向吊梯的入口处涌去，但是被预先到达那里的江海关官员戴维森先生带领十几个江海关关警挡住。

艾玛和伊琳娜随着人群，挤到允许到达的最前面。伊琳娜神色紧张，用手罩住嘴，手在颤抖，艾玛揽住伊琳娜的腰，给后者以支撑。两人和接客们在一片寂静里，抬头眼看旅客们从“非凡号”下来。

头一个旅客是被担架抬下来的，从身形来看是个孩子。一个妇女旅客紧随着担架，走下吊梯。接下来，又有十几位旅客被担架抬下，水手抬着担架沿被江海关关警拦住的接客群面前走过，让接客们认清担架上的旅客是否正是自己要迎接的亲友。接客群里不时传来认出担架上是自己亲友的惊呼尖叫。艾玛感觉到伊琳娜浑身都在发抖，连忙用手掌抚摸伊琳娜的后背。

“托玛斯！”伊琳娜突然高喊一声。她和艾玛同时看到托玛斯牧师右手缠着纱布绑带，站在甲板上，左手向岸上的人群挥舞手杖。显然他没有看到伊琳娜站在哪里，但是他确定伊琳娜一定在人群里，所以向她挥手致意。

“感谢上帝！”伊琳娜哭了起来，却没有引起周围人多大的注意。

出现在担架队伍后面的是伤势不重的旅客，他们有的撑着用船上傢俱的部件临时打就的拐杖，夹板，有的缠满绑带，互相搀扶，走下吊梯，走过人群，被亲友接走。也有个别没有亲友的，沿着码头一直走出去。于此同时，苦力的队伍从另一条吊梯登上甲板，在水手们的指点下，帮助那些行动可以自理的旅客扛下行李。属于担架上的旅客的行李留在甲板上，等待岸上的亲友来取。

托玛斯牧师是和沃尔夫船长一齐来到伊琳娜她们面前的。令艾玛吃惊的是，向来

都是胡子刮得脸颊发青，身着一尘不染的航海制服的沃尔夫船长，此刻却是两腮长满胡子，薄呢制服的袖口划破好几个地方，沾着油腻。他的双眼充满血丝，周围是像涂了黑漆的眼圈。他夹着一个巨大的公文皮包的右手，手掌缠着纱布。

艾玛刚想问沃尔夫发生了什么事，沃尔夫却先开口：“艾玛，我要借用你的马车，我现在要去会审公廨。”

“请便。不过，能不能先送托玛斯牧师他们回家？”艾玛指着跟随托玛斯牧师身后的两位苦力，他们肩上挑着成捆的新书。

“我必须第一时间赶到会审公廨。托玛斯牧师能不能等一下？”沃尔夫的固执和他平时的绅士风度大相径庭，使艾玛暗暗吃惊。

“托玛斯牧师大人可以坐我的马车回家，请，”刚才不知在什么地方的景八爷突然出现，殷勤地邀请托玛斯夫妇。

沃尔夫用非常奇怪的目光看着景八爷。

“谢谢景八爷。”艾玛对景八说，然后转向船长，“我送你去会审公廨，上车吧。”

沃尔夫跟随艾玛上车。经过滑腻的煤屑粘糊，艾玛的马车离开仪和码头。坐在车厢厚软的车座上，沃尔夫开始告诉艾玛“非凡号”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3天前，1875年4月3日傍晚，满载煤炭和80名乘客的“非凡号”在暮色中，拉响汽笛，离开山东省烟台港口，驶入连通渤海的芝罘湾。往后看，港口里几十艘轮船驳艇的烟囱桅杆的黑暗侧影，划破在背景里三面围绕港口的烟台山麓的朦胧曲线。往前看，寂静的海面在海风温柔的抚慰下微波如鳞，随着夜幕降临，和天空浑成一体。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却有美丽的星星出现在蓝得发黑的天幕上。

“非凡号”长100米，宽15米的细长甲板擦洗得干干净净，在挡风玻璃的气灯照耀下发光。从船头到船尾，五根桅杆上的侧帆全部打开，被海风吹得轻轻弯起，两台上百吨的蒸汽引擎在底舱的引擎间里打出粗壮的节拍，产生推动全船的主要动力，通过来回运动的

活塞，转动轮船两侧的螺旋推进器。

沃尔夫船长留下大副安德逊在舰桥上值班，自己从甲板走下，来到轮机长的船舱。这是一间在楼梯转弯处的三角形的小房间，一盏煤油灯挂在粗壮的木梁上，用螺丝和地板固定在一起的床铺上没有被单，只有床垫，毛毯，和一件黄色的油布雨衣。这个地方充满烟草，油布，腌制食品的气味，和海水的咸味混在一起。轮机长彼得看到沃尔夫船长进来，忙从当作座椅的床垫上站起，他有一张毛孔很大的脸，棕色胡子，灰眼珠，熊腰膀粗，紧紧地套在蓝白格子的手服里，脚蹬高统胶鞋，他的高大身躯塞满房间的半个空间。

沃尔夫船长有一个习惯，在每次“非凡号”驶出港口时，必须和轮机长简短交谈一次，确定引擎间里的运作一切正常。但是引擎的噪音太大，所以交谈移到轮机长偏促的船舱里进行。

"彼得，引擎间里一切都好？"

"锅炉，活塞，引擎，螺旋推进器一切正常。"

"推进器每分钟转速多少？"

"每分钟26圈，30分钟内增快到52圈。"

"三小时候后到达撩木洋，那里有浅滩，速度要放慢到46圈。"

"船长，记住了。还有什么吩咐？"

"没有了。回引擎间去吧。"

沃尔夫打发走轮机长，自己回到甲板，跨过不时出现的绳索铁链，来到大餐厅和头等，二等舱的乘客共进晚餐。和沃尔夫船长共桌进餐的有托玛斯牧师，上海自来火房董事会董事基特纳，皇家地理协会亚洲分会华北支部的理事汤尼爵士。基特纳董事是第一次到烟台来采购和押运山东的无烟煤回上海供应给自来火房，汤尼爵士是为了替皇家地理协会写一份报告，到烟台来考察。进餐的时候，他们各自谈论自己生活中有趣的经历。汤尼爵士的故事尤其精彩，他告诉他们如何有一次他在日本北海道迷路，靠仆人打死一头野鹿，

两人吃了一个星期，连鹿脑都吃光了，才遇到当地的农夫救他们脱险。作为纪念，汤尼爵士把那头野鹿的脑袋做成标本，挂在家里客厅的墙上。

"鹿脑汤是世界上最鲜美的食物，"汤尼爵士结束了他的故事。

"或许是当时阁下你饿得要命，才觉得鹿脑好吃。"托玛斯牧师打趣地说。

"不，我打赌，鹿脑确实好吃。我曾经向礼查饭店的厨房建议做鹿脑汤这道菜。他们不听，真是愚不可及。"

这时，沃尔夫船长听到船身发出一阵轻微短暂的碾轧声。他从衣领扯下亚麻布餐巾，放在桌上，说声"失陪"，起身离开餐桌。

沃尔夫船长来到甲板上，果然不出他的预料，海上起风了。这时候的"非凡号"正在沿着芝罘湾行进，还没有进入渤海。一边是远处岸上黑黢黢的山影，一边是大海像沸腾前的锅水正在冒起不安分的涟漪。船头开始轻微的起伏，溅起的海水和加强的风势使空气变得意外清爽。

船长跨入三楼的舰桥，问大副安德逊："风速多少？"

"10节，比离岸时增加5节。"

"风向？"

"顺风。"

"把尾帆打开。"

"已经下达命令了。"

"很好。我在大餐厅里，有事情立刻告诉我。"

"遵命。"

沃尔夫离开舰桥，回到灯火通明的大餐厅。这里，一轮轮葡萄酒和吕宋雪茄的烟雾中，餐后的娱乐已经开场，有牌九，轮盘赌，和各种牌局。沃尔夫选择和托玛斯牧师，基特纳董事，汤尼爵士一起打老式桥牌。基特纳董事的牌风跟他做生意的风格一样稳扎稳打，

汤尼爵士打牌的时候依然谈笑风生。

"我打的是小王牌，我把厉害的大王牌留在后面，等着消灭你的大王牌。当心啊，亲爱的牧师。"爵士朝托玛斯牧师眨眨眼。

"那就打出来吧，显显你有多么厉害，亲爱的爵士，"牧师笑着回应。

"黑桃五，"沃尔夫船长叫牌。

"红心七！"牧师压到船长。

"我的手气不好，跳过我。"基特纳的声音很谦卑。

"你会转运的，我的好人。梅花八，船长你抓牌。"爵士一边说，一边用左手手指轻弹握在右手里的纸牌。纸牌的背面印着仪和行徽的苏格兰国花。

"梅花九，没有王。"基特纳出奇不意的叫牌，显然他拿到了好牌。

"亲爱的好人，你怎么能这么叫呢？梅花牌都在我手里，你会很难受的。"

"不管难受不难受，只要基特纳董事赢了你的梅花，就像鹿脑吃完后，农夫还没有出现，你会更难受。"

"牧师，你幸灾乐祸，晚上睡觉的时候，耶稣会来找你算账。哈哈。"

"别生气，牧师，爵士想让你生气出错牌。"

"我不生气，我早就看出这是爵士的诡计。"

"好牌都在我手里，我需要耍什么诡计吗？你们都等着让我痛宰。哈哈。"

就这样，在互相打诨揶揄的玩笑声里，他们四人打完一局老式桥牌。邻桌传来赌钱的银币叮当声和兴奋的喝彩声。四人喝完一轮红葡萄酒，基特纳董事正要重新洗牌，这时，一名茶房托着一个银盘走来，银盘上有一张纸条，是给沃尔夫船长的。

"失陪，"船长又一次向其他三人致歉后，离开餐厅，登上甲板。这时海风比前一次登上甲板时更加强烈。五根桅杆上已经打开的侧帆被风吹得像圆球，没有打开的主帆裹在横桅上幌动，和垂直的主桅发出不断的摩擦声，甲板在左右颠簸。使沃尔夫更为惊心的

是海上起雾了。就像一锅沸水冒出的蒸汽，猛烈起伏的海浪上出现一团团白色浓雾。浓雾互相重叠，向“非凡号”逼近。

“风速？”沃尔夫船长在舰桥上问大副。

“20节。”

“现在位置？”

“撩木洋海面。”

“船速怎么没有减低？”

“轮机长已经把螺旋桨减到每分钟46转。”

“马上传令，减到40转，收拢所有侧帆。还有，吹哨向前方示警。”

铛铛铛，大副敲响一口悬在舰桥门外的铜钟，水手们闻身奔上甲板，快速收拢所有的侧帆。一个老成的水手站到船首，向雾气逼来的前方吹起警哨，哨声一长一短，被海风刮到船尾。另一个年轻的水手站在船首，举起挡风玻璃后的煤气灯，左右摇曳。大副，二副，三副，站在舰桥的玻璃窗后，同时举起望远镜全神贯注地向左前右三个方向展望。沃尔夫船长亲自掌舵，在浅滩造成的狭窄航道上谨慎地行进。

雾越来越浓，站在舰桥看站在船首的吹哨水手有点模糊。风向变了，转为偏西，为了避免被吹离航道，沃尔夫下令升起左边的两张侧帆，利用风力，保持航向。手握舵把的他和舰桥里所有的人都不讲话，竖起耳朵监听外面的警哨声。“嘟__嘟_嘟__嘟_。。”，一长一短的警哨声在海风里显得孤单凄凉，“嘟__嘟_嘟__嘟_嘟__嘟_嘟_嘟_。。”，沃尔夫的眉毛突然扬起，怎么在一长一短的哨声中杂入另一声短的哨声？沃尔夫朝大副看了一眼，大副的脸上显出同样的表情，没错，大副也听到另一声短的哨声。沃尔夫脑中刷地射出一道闪电般的反应：前面有船！

“什么方向？”沃尔夫问大副，三副。

“左边。”

沃尔夫立即将舵把往右边大幅旋转，船头随之向右偏去。前面继续传来“嘟__嘟__嘟__嘟__嘟__嘟__”。“的警哨声，沃尔夫忽然觉得另一声短的哨声不是从左边，而是从右边传来，他刚要调整船头，一声震天大响，“非凡号”猛烈振撼，他和大副，二副，三副都跌倒在地上。

于此同时，大餐厅里人仰桌翻，酒杯酒瓶的碎片洒落满地，女人的尖叫，男人的诅咒，和小孩的哭声混成一片。托玛斯牧师的右臂撞在餐桌的铁脚上，无比疼痛，他看到汤尼爵士的脸被玻璃割破，鲜血直流，基特纳董事被邻桌一个肥胖的乘客压在身下，痛苦地倦缩身子。。。

沃尔夫船长从地上爬起来，透过震碎的玻璃窗往外看，船首吹警哨和举灯的水手都不见踪影，船外的浓雾里传来一片哭喊声“撞船了！”，“有人落水了！”，“救命啊！”，“救命啊！”沃尔夫立刻命令大副代替自己掌舵，尽量保持“非凡号”在原处海面不动，三副到甲板组织救生艇下海救人，二副去大餐厅和船舱看顾安抚乘客，自己奔下舰桥，经过甲板，到底层引擎间检查所有的轮机运作。

两台巨大的蒸汽引擎正在轰鸣，和钢铁活塞的推拉动作在引擎间里交替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轮机正常运作的时候，蒸汽凝聚成水珠，沿着机器的金属表面流下，在舱底形成水洼，所以引擎间里常备有两台抽水机。5分钟前，引擎间的墙上撞破一个横向的裂缝，寒冷的海水像喷泉一样射进来，和地上原有的水洼汇成三英寸深的积水。轮机长彼得毫无惧色，正在干劲十足地指挥工人们用常备的两台抽水机往外排水。但是，排水的速度显然慢于进水的速度，积水持续升高，估计一小时内将淹到台基高三英尺的蒸汽引擎的底部。那时，低温的海水碰到高温的引擎，轻则造成引擎熄火，重则形成威力巨大的蒸汽浪，炸破船底。

脸色铁青的沃尔夫当即向轮机长下了一道加快排水的命令。根据这道命令，轮机长把引擎间里的工人分成三拨，一拨继续用抽水机排水，一拨赶到食品储藏室去，将刚补给

的水果蔬菜扔在地上，空出9个大木桶，绑上粗绳，挂到甲板上的滑轮，然后通过前舱的通道降落到引擎间，由留在那里的第三拨工人用小水桶不停地往大木桶舀水，装满水后拉上甲板倒入海中。三刻钟后，引擎间舱底的积水终于不再加深。这时，沃尔夫又下了一道命令，要轮机长到货舱去将基特纳董事购买的无烟煤一半扔进海去，以此减轻船重，让引擎间的那道裂缝浮出海面。

"需要通知基特纳先生吗？" 彼得大声问。

"来不及了。上岸后保险公司会赔偿的。"

当沃尔夫看到水手们拿着床垫，毛毯，雨衣，胶布，争先恐后地堵塞一半露出海面的裂缝时，他不再逗留在引擎间。他回到甲板上，投入救人的指挥。

这时，不断增强的海风已将浓雾刮散。海浪掀起，落下，将船体颠簸得像沸腾的锅里的一片菜叶。离发生撞船已过去一个多小时，和“非凡号”相撞的那艘轮船正在相隔两百米外的海面挣扎。对方船上突然传来哗拉一声巨响，沃尔夫急忙举起望远镜，看到对方煤气灯幌照的甲板上，主桅杆折断，砸在铁架上仅剩的一艘救生艇，救生艇坠落甲板，碎成两半，带着砸翻的两个人影，掉入海中。在两船之间的海面上，漂荡着撞毁的甲板碎片，撞落的傢俱，落水挣扎的人，和风浪搏斗的救生艇。

"非凡号"配备有2艘金属救生艇和4艘木制救生艇。每艘金属救生艇配备7名水手，其中6位划桨，1位掌舵。每艘木制救生艇配备5名水手，其中4位划桨，1位掌舵。6艘救生艇在三副带领下，全部放下海去，一边抵挡巨浪的猛袭，一边救人。空气中充满白色的泡沫，海浪忽儿高如悬崖，忽儿低若山谷，救生艇在悬崖和山谷之间的峭壁上滑行，水手们用桨柄，绳索，手臂，捞取落水的人体。最危险的是，救生艇返回“非凡号”的时候，既不能靠得太近，否则救生艇会被巨浪推向大船，砸得粉碎；又要避免离得太远，救生艇上的人爬不上大船，重新掉落海里。经过几次尝试，甲板上的水手用长柄铁钩钩牢靠近的救生艇，稳住救生艇和大船的距离，让救生艇和大船随桀骜不驯的巨浪同步起落，然后抛下

麻绳软梯，让得救者爬上“非凡号”。在甲板的气灯照耀下，沃尔夫看清好几个得救者是穿着官服的大清官员。

又过了两个小时，对方的那艘船明显船首上翘船尾下陷，船上一个魁梧的大汉奔到船头，用粗绳套住一个两百斤重的小锚，向外扔去，希图在船头下锚，以此平衡船身，不料用力过猛，立足不稳，这个大汉跟铁锚一齐坠入海中。

下一刻，海浪像大山一样压向那艘船，把它推近“非凡号”。排空而来的一座座浪峰在那艘船翘起的船头上撞得粉碎，溅起无数泡沫和骇人的溅击声，这时，沃尔夫看清它正在迅速垂直下沉，翘起的船首边沿上用蓝漆书写的船名。。。

沃尔夫以异常痛苦的表情，结束了烟台海面的海难故事。

艾玛等了一阵，觉得沃尔夫不想开口，小心翼翼地问：“那艘船名叫什么？”

“‘福。青。号’，景八爷的船。”